



历劫志难灰——《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》读后

张翀

《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》是崔学森、杨博两位先生主编丛书之一，于近期出版，获赠后即连读几天，正好在2021年12月13日凌晨读完。本书书名“国宝”“流失”（其原书名为《流转清朝秘宝》）颇具吸引力，还与之前出版的《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》构成姊妹篇，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富田升的学术之路。

坦白讲，作为文哲出身的富田先生，进行艺术品方面的研究，且持续关注，难能可贵。在前书中的不足，作者在新书中尝试弥补。就两书的第一章举例。《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流失录》）第一章为“掠夺的深渊——追踪义和团事件”，而《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》（以下简称《流转与鉴赏》）则是“中国文物于近代流出的背景”。可以看出，《流失录》更倾向于史学的趋向，对事件的追踪；而《流转与鉴赏》则多对历史背景进行铺陈，尽管其第一节设为“义和团事件——掠夺的黑暗”，但花了许多气力在事件的原始材料上，而非在事件与文物流转（或流失）的关系上。《流失录》的首章六个小节，则要更为严密、有机，节间存续递进关系。从单一研究义和团事件转而以义和团为视角，探究晚清巨变，解构当时的收藏网络。让我们看到清廷—王公—大臣收藏系统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崩溃。

清中晚期的嘉道开始，收藏就逐渐形成了科层样态，潘祖荫、阮元、张廷济、陈介祺称得上不同层级的枢纽。《流失录》通过对以山中商会为代表的日本古董商的进驻，梳理了恭王府收藏的流散。客观上讲，是切入到收藏网系之中的。恭王府拍卖中Lot311所谓的“咒觥”，还有相似的另一件，其流经途径为溥伟、荣格、梅耶，后藏于弗利尔美术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约在乾隆时期，曾有相似的觥形玉作。恭王府的两件鸟兽铜觥，很可能为清廷所赐。而恭王府拍品的Lot311，经由山中商会，为藤田美术馆收藏。

或因作者专业的关系，全书对重点器物的追索性有些薄弱，对山中商会的开掘也略显浮光掠影，尽管收录了重要的拍卖记录以及财政文档。不过，从数据资料到物质研究，还是有些距离的。当然并不苛求作者如张昌平《吉金类系——海外及港台地区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研究》那样来龙去脉、如数家珍，但不妨如《谁在收藏中国》追踪个别器物的脉络。甚至在《卢芹斋传》中，也有一些拍卖事件的“扫描”。若缺少相关事件或人物重点讨论，就会对山中商会于欧洲的崛起与退场等内容，显得力度不够。其同时代不乏卢芹斋、史克曼这样的劲敌，当然也与整个西方社会背景有关，例如费诺罗萨、冈仓天心师在美国的拓展与困境。这些也许会在丛书的另一本《山中定次郎传》中涉及，但山中商会与恭王府的关系绝非是“恭亲王感到政局不稳而尽早将藏品出手的举动”，其几乎倾售全府库存，乃因溥伟变卖家产，筹措“复辟”所需的资金。连续三场的拍卖，除了古铜外，其余品类拍品的价格并不高。笔者曾经翻阅过这次的拍卖图录，封面用真金做的龙首，仿佛暗示着清帝国曾经的荣光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本书继续保留着之前的优点，认为收藏是与日本本土的旨趣息息相关，不仅涉及从抹茶到煎茶等生活方式的转变，也试图梳理正统美术与日域在接受史。如果了解到这一层，也就会对当时煎茶主将住友春翠收藏大批铜器有所会心。其背后自然与梅原末治、滨田耕作、原田淑人等当时一流学者的推动或影响有关。笔者曾有幸通览《泉屋清赏》全本，深感装帧颇具东方神韵，排版也兼顾西式洋装书的阅读习惯。无怪乎富田升有一章节为“《泉屋清赏》在西欧的意义”。这些自然是富田升的长处，有着敏锐直觉性质的洞见，不过也略有逻辑论证之失。如盛伯羲旧藏的虎食人卣有冈仓天心的购入时间，就认为另一件也“正是辛亥革命导致文物流出的见证”，逻辑链条稍嫌不够严密。事实上，富田升将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大都归结于义和团及之后的辛亥革命，比较笼统。关于近代文物流散情况，不少中国学者都作过相关的梳理。韦正教授总结新中国成立前文物流散的两个主要原因，一为边疆的考察活动，二是清末的铁路工程。若对当时形势认识不足，流失录难免就有所架空。

当然，本书从“正统美术”乃至生活美学切入，自有其相当的意义。书中阐述20世纪日本对于中国古物的收藏，尤其是对日本超越江户以来的唐物文人雅趣，确立了近代中国鉴赏美术的趣味，达到“纯粹鉴赏”的精神层面。其价值不仅因为“美术”一词为日本来源，更为切要的是，中国的博物馆体系为文物、美术两条线，年深日久，多有隔膜。正如本书“主编序”所呼吁的，“考古工作者不一定懂艺术，面对多姿的造型、精美的图案，无法从美学的角度深入探讨；而美术工作者往往不清楚中国古代的文物中蕴含着那么多美的元素。所以，今天将考古与美术沟通起来就很有必要”。

走笔至此，想起2019年底曾与杨博兄赴日同访泉屋博物馆等地。回京后不久，我更相信，对美的感受是给我们以宽慰的，也能跨越时代、族群的界限。小文题目乃化用顾颉刚先生吊朱希祖的一句，“历劫终教志不灰”。变难之际，朱希祖、蔡守这样“前考古学者”不遗余力整理保护史迹、古物。在现代学科分工化的学术下，来追述学史时，他们却逐渐成了“潜流”。知识被分类之后，那种活生生、脆弱且颤抖的历史却被“漏”掉了。基于全人类的视角，无论是历史还是艺术，本书都应该有一席之地。

（作者：张翀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点击：141 发布：2022-02-24 10:49 责编：linxingzi 来源：光明日报

【版权声明】本网页中图片引用自网络的，如有版权方烦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，谢谢！ 【联系我们】010-68900123

- 宁波地铁开出“文物”专列
- 《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》的启示
- 文物保护离不开产学研融通
- 讲好中国故事，须让文物“开口说话”
- 源自相互尊敬，还有共同的爱……两尊明代陶俑如愿回归
- 文化只眼：文物活起来的文艺新表达
- 忆言忆语：文物安全督查的套路该换啦！



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

